

第二回 花間遇佳人牽情投宿 酒中聞大盜弄法驅凶

詩曰：

綠林豪客夜催妝，撮合當年亦大忙。

回首師雄千載夢，誰真誰假費平量。

話說黃逢玉自長耳山賦詩回來，聲名大噪，求詩求文的終日不絕。不覺間，已是十六歲了。

一日，其父思齋叫他來，吩咐道：「爾姑娘移徙從化，往常多有書信寄來，近今十數年，並無信息，不知作何景況。聞得兩個兒子俱不聽教訓，常為他們嘔氣欲死。我今欲使爾到彼探視一番，也見我兄妹之情，爾意下如何？」逢玉道：「孩兒願往，兒聞浮羅為朱明耀真之地，有峰四百三十二，瀑布九百八十有奇，內中璇臺瑤室、藥槽丹灶，許多勝景。兒久欲到彼一遊，因二親年高，不敢遠離。從化這條路，必須打從羅浮經過，既大人有命，兒願趁便到彼一遊，以完宿願，未識大人以為可否？」

思齋道：「窮奇覽勝，乃高人志士所為，有何不可？但恐爾年幼，經不得那登高履險的事耳。」逢玉道：「昔李存勳，年十二時，便從父破王行瑜，獻捷京師；寇平佗，年八歲時，便登華山吟詩，都不憚危險。今孩兒年已十六，雖不敢比存勳衝鋒破敵，難道寇平佗登高涉嶺的事，也經不起來？望大人勿慮。」思齋聞言，大喜道：「我兒所見甚大，吾不爾禁也。明日是個黃道吉日，正好出行，我叫黃聰、黃漢同爾去，遊了羅浮，見了姑娘，早日回來。」

遂叫兩個家人黃聰、黃漢到來，吩咐道：「我是日使逢玉孩兒到從化探問姑娘，趁便去遊羅浮，爾二人可打疊行李，陪我孩兒一行，於路上小心服侍，回來我自重賞。」二人領命，自去收拾不表。

思齋攜逢玉進內，命娘子備些酒食餞行，又叮囑了許多出門慎重的話，然後就寢。

次日起來，飯畢，逢玉拜別起行。思齋同妻沙氏送出門來。黃漢挑了行李，黃聰牽了一匹黃驃馬。沙氏執逢玉手涕泣道：「我兒須早些回來，勿使老娘倚門盼望。包裡有我織錦程繭手巾兩條，奉姑娘的。見了姑娘，須代娘致意。」逢玉道：「母親不必悲傷，孩兒多則三月，少則兩月，必定回來。所吩咐，孩兒記得。」說畢登程。《琵琶記》南浦囑別，有隻歌兒，於此際極合，并錄之以資觀玩：

淨：膝下嬌兒去，堂前老母單。臨行密密縫針線，眼巴巴，望著關山遠。冷清清，倚定門兒盼，教我如何消遣。合：要解愁煩，須是頻寄音書回轉。《江水兒》

生：兒今去，爹媽休得要意懸。兒今去，今年便還，但願雙親康健。合：須有日拜堂前，須有日拜堂前。《園林好》

其時，正是二月中旬，嫩葉敷榮，山花齊放。逢玉上了馬，緩緩而行。行了兩三日，已到狀元橋。黃漢問道：「相公還是從水路去，還是從旱路去？」逢玉道：「船上悶人，還是路上走的好。」黃漢道：「既要從路上走，須渡河，由長沙上唐湖，過旗頭嶺，穿海豐，出羊蹄嶺，抵鵝阜為近。若從藍關去，不好走，又遠些。」逢玉聞言大喜道：「我正要賞覽旗頭、羊蹄等嶺，就從此路去罷。」以是渡河向長沙進發。逢玉心中原無甚要緊的事，一路放懷玩賞，遇景即吟，逢奇即詠，也錄不得許多。

不則一日，行至羊蹄嶺。此嶺聳拔如屏，隔斷海豐、歸善兩縣。粵王佗於山頂鑿開一門，設兵守把，名為羊蹄關。由海豐這邊山腳，上至嶺二十里路，較平坦。由歸善那邊山腳，上至嶺十里，山如壁立，不能直上，鑿路如之字樣，盤折方能上去。真個一夫守關，萬人皆廢的所在。

逢玉到此地，振衣絕頂，看了一回，胸懷豁爽。命黃聰取筆來，於石壁上掃去蒼苔，題詩一首，云：

插天危嶠似丹梯，百折登臨霄漢低。

回望乍疑穿井出，仰觀翻訝與雲齊。

雄關承鎖千秋月，古木長封萬劫泥。

我欲題詩掃蒼壁，山靈驚起畫淒淒。

題畢，復寫一行道：古梅黃瓊題。寫完，自己讀了一回，欣然自得，只管在那裡徘徊。黃漢催促道：「相公收了筆硯，下山去罷。這裡到鵝阜還有二十里，天色晦暝，恐怕有雨。」黃聰忙收了筆硯，牽馬先行，逢玉始步下嶺來。

行了數日，忽到一個所在。一眼看去，山上山下，籬邊溪旁，沒縫的都是梅樹。其時已是三月初旬，綠葉成蔭，青子滿枝。走將進去，幕天席地的都是。那綠蔭中間，一道寒流潺湲可愛，兩邊有十數人家，竹籬茅舍，梅陰映帶，雅韻欲流。行過石橋，翼然一亭，中設青石板二條，光滑如玉。

逢玉下馬少憩，仰面見亭上一匾，寫四個大字道：「師雄夢處。」逢玉點頭道：「原來是這個所在！」黃聰問道：「相公，是甚麼所在？」逢玉道：「此名梅花村，昔羅浮女道人素月，嘗於此地種梅千本，故名梅花村。隋開皇中，趙師雄遊羅浮至此，見一美人，淡妝素服出迎，師雄與談，言極清麗，芬香襲人，遂同他到酒家共飲，一綠衣童子歌舞於側。師雄飲得大醉，與美人相扶就臥。天明醒來，卻獨自一個臥於大梅樹下，上面翠羽啾嘈，月落參橫而已，那有什麼美人童子，師雄惆悵而歸。後人相傳以為韻事，故有此匾額。我觀《羅浮志》，梅花村在羅浮水口，今已到了梅花村，去羅浮不遠矣！」不覺大喜，步出亭外，細細賞玩。

忽見亭北濃陰綠中，斜露一枝石榴，綻出數點火一般紅的花來，點綴得景致更覺可人。逢玉信步行將進去，正仰面細看那枝榴紅，忽聞鉦聲鏗然的響。急回頭看時，不看猶可，一看了，不覺那魂靈兒早飛去半天。

爾道怎麼？原來是一個垂髻女子，年可十五六歲，拿枝小竹竿，在那裡戲擊青子，見逢玉走進來，徐徐放下竹竿，斂步而退。逢玉定睛一看，真個生得：

眉掃春山，眼橫秋水。楊柳腰，柔枝若擺；桃花臉，豔色如酣。

看來莊重，卻甚輕盈；極似風流，自饒溫雅。洵矣胡天胡帝！真足傾國傾城。

逢玉不知不覺，尾著看去，遠遠見他向一所牡蠣砌成的莊門裡進去了。逢玉此時，如失了一件寶貝般，在那裡呆呆的立了一回，不覺喟然歎道：「仙耶人耶？真耶夢耶？」



正驚歎間，忽見莊裡走出一個老者來，葛巾野服，道貌森然，背叉著手，在那裡仰面看天。逢玉心生一計，整衣向前，深深一揖道：「晚生主僕三人，往遊羅浮，道經貴地，因貪看梅林，天色將晚，恐怕趕宿頭不上，欲借貴莊暫宿一宵，明日拜酬房金，不識長者肯容納否？」老者看逢玉貌若潘安，舉止風流，言詞爽朗，連忙回揖道：「草茅粗陋，但恐不堪下榻，相公如不嫌棄，住宿何妨！」逢玉連忙稱謝，回頭招二僕挑行李進來。

老者延至草堂，分賓主而坐。小僕獻茶畢，逢玉起身向前鞠躬，謝道：「晚生今宵有歎途露之虞，幸蒙見容，感荷盛德。未聞老先生尊姓大名，敢乞賜教？」老者答道：「老夫姓張，名瀚，號秋谷。請問相公貴處？高姓大名？如此青年，欲往何處？有何貴幹？」

逢玉答道：「晚生世居潮州府程鄉縣桃花村，姓黃，名逢玉，今年一十六歲，自幼學習詩書，頗好玩古。久聞羅浮實為山川名勝，景致多般，嘗有遊賞之志，未得其遂。奉家父命，往從化探望姑娘，趁便一遊。途從貴鄉經過，偶在前面亭子裡，看見師雄匾額，得知貴地是志載名勝，不覺貪戀玩賞，致誤行程。荷蒙不拒，免歎途窮，晚生主僕三人實為萬幸。」

張老見逢玉如此聰敏暢達，心甚歡喜，即入內室，吩咐置酒相待。少刻，小僕擺設筵席，張老請逢玉就座，逢玉再三謙遜，只得坐了，張老舉酒，十分慇懃。飲酒之間，與逢玉細談詩詞歌賦，無不精通，莫不問一答十，口如懸河，滔滔不絕，張老愈加欽敬。逢玉累辭酒力不勝，張老那裡肯捨，只是殷懃勸酒不休。正是：

有才須遇識才翁，遇識才翁樂便融。

更永不嫌嫌燭短，慇懃情溢酒杯中。

將近二更，忽張家看牛的莊客，住在莊外，大喊奔進來道：「太公禍事到了，快快走命罷！」張老、逢玉俱連忙起身問道：「是麼禍事？」莊客道：「火帶山賊寇統領四五百人，劫了前村，今已殺進村口來了！」張老聞言，驚得面如土色，忙叫小僕閉上莊門，轉身向逢玉道：「相公自便罷！老夫要同賤內小女們躲避，不敢奉陪了。」言畢，忙向內便走。

逢玉初時也覺呆了，及聞張老提起小女兩字，忽省悟石禪師的事來，出席一手扯定張老的手道：「老先生勿慌，晚生自有退敵之法。」張老撒脫手道：「法不法，強徒殺來不是耍處！相公放手，性命要緊！」逢玉一力扯住道：「晚生的不是性命麼！願先生鎮定，包爾無事。」

一頭說，一頭扯張老在一張椅上坐了，忙叫黃漢將席上杯盤撤開，把桌拭淨，又叫張家小僕入內取隻淨碗，盛一碗清水出來，叫黃興取出雙劍。逢玉把劍尖向水碗內，依法畫了十四個字，念咒一遍，將水安置桌下，隨吩咐眾僕，不許大驚小怪，靜靜聽著，賊自會退去。又向張老道：「先生定著，萬無一失。」張老道：「全……全……全仗相公！」言未已，喊聲已近，火光燭天。逢玉慌忙跳在桌面上，盤膝按劍而坐，外面已哭聲震地了。張老心窩裡，像有個小鹿兒般，只是在那裡衝。

張家小僕輕輕招黃聰向前，附耳低低的道：「我們看看外面怎麼樣？」黃聰道：「那裡看得見！」小僕道：「我取個胡梯來。」說畢，捏手捏腳的去房裡取出胡梯，倚在那牯牆上，兩個輕輕扒上去，向牆頭伏定，舉眼一望，好不怕人，但見眾賊：

紅布纏頭，麻鞋紮腳。雄赳赳，虎跑狼奔；視耽耽，東衝西突。刀起飛霜，傷哉！屍橫澗畔；

煙濃火發，慘矣！禍及梅林。一霎時，竹籬茅舍成焦土；轉眼處，嬌男幼婦化啼鴉。

正看間，見對面大梅樹背，轉出一個人來，向東拼命的奔走，細認像李大一般。後面一個賊徒，赤著身，手執著銀也似白一把截頭大刀，飛也似趕了過去。過了石橋，那人被梅根絆了一交，跌在地下，扒起來，正待要走，賊徒趕上，一刀斫做兩半去了。二人在牆頭上，驚得牙齒兒捉對兒在那裡相打哩！

看猶未了，一聲喊起，賊眾數百人，一窩蜂已殺到莊前來了。二人驚得幾乎跌下梯來，死命的伏在牆上，動也不敢動。

可也是作怪，賊眾殺便殺到莊門外來了，卻不衝進來，牽隊兒，似走馬燈上古人一般，只在莊外團團的跑了兩跑，一擁退到對岸立住。呆呆的看了一回，大喊一聲，又趕過莊來，依先向莊外團團跑了兩跑，又一擁退回對岸立住。張小僕低低向黃聰耳畔說道：「想是兩家相公的法靈了。」黃聰道：「噤聲！且聽他們說的是什麼。」

二人便細聽他說，只見一個賊徒以刀指著莊上道：「明明是一所莊院，怎麼走進去，便就不見了？又有這樣大湖水，波濤洶湧起來，敢是我們眼花了？」又有一個道：「再進去看看！」一擁，又大喊進來，又是在莊門外打圈兒的跑了兩三跑，依舊退去。此時，黃聰二人心中已定，只是暗暗在牆頭上喜笑道：「慚愧！」忽又聽見一個道：「此莊想是個甚麼神廟，恐怕我們進去弄壞他屋宇，故此顯出神通來遏住我們哩！」又一個道：「說得是，我們回去罷。」遂一擁退出村去。

黃聰二人下來，輕輕開了莊門，跟了一二里，見賊徒真個散去，歡歡喜喜。回至草堂，張老還在那裡發三日癩般的打寒戰哩。

二僕道：「太公，賊退了！」張老方才定神問道：「怎麼就退了？」二人將牆頭所見所聞，細細述了一遍，又道：「我二人已跟出一二里，看來賊徒去遠了，只是村中那幾家，被他劫掠燒焚的，不成世界了。」張老聽得，向逢玉道：「舉家免此大禍，皆出君賜！真生死而肉骨也！」一面說，一面低頭拜下去。

此時，逢玉已收了法，慌忙扶住道：「皆老先生洪福所致，晚生何功之有。」此時眾人俱各驚得骨軟筋麻，逢玉也困倦了，欲求安寢。張老忙叫小僕取了相公的鋪蓋來，親自掌燈引至客房裡。安置畢，吩咐小僕收拾傢伙，自己退入後堂，與妻女又感激了逢玉一番，方才就寢。正是：

不緣好客，那得免難。昔日孟嘗，今宵張瀚。不吝杯酒，保全無算。寄語世人，何須尖鑽。

再說張老，受了驚的人，臥在牀上，一時睡不著。因反覆思想：「那逢玉，雄才闊辯似秦宓，冰清玉潤似衛玠，一股勃勃的英氣流露眉宇，已足令人愛殺，怎麼小小年紀退此強敵，全無一毫慌張的意思？真有卒然臨之而不驚的手段！吾欲擇婿，捨了此子豈足言智？只是他在程鄉，女兒嫁了他，他須帶了回去，卻又割捨不下。」於是輾轉了半夜，忽想著：「磔頭、火帶諸賊，日熾一日，官府相文避法，主招主撫，禦賊者反指為激變，被劫者控告無門，似此世界，戀他何用？就如夜來，幸遇此生，救我一家；若不遇他，只可與李大等同作刀頭之鬼！著實想來，此地其實札住不得了，何不竟把女兒招了他，待他去從化回來，舉家竟搬移程鄉暫住，以待時清。父女既不致遠隔，又可以避賊鋒，豈不兩便？但不知此生曾聘妻室否？」又想到：「就是聘了，吾女亦願居其次罷。」主意已定，專候天明說話。正是：

芙蓉繡褥值千金，付於蕭郎愜素心。

漫說泰山千萬丈，也將移向古梅陰。

再說逢玉，退了強敵，暗暗歡喜道：「那美人果是他女兒！禪師之言，已驗了一半了，只是婚姻一事，急切間不好啟齒，必須尋個計策來挑動他，使他自己開口方妥。」左思右想，總沒個妙策。想了兩個更次，忽想著道：「必須如此方妙！」遂叫醒黃聰前來吩咐道：「張家有個女兒，端莊美麗，絕世無雙，我要娶他，只是邂逅間不便提起說得，爾須為我如此如此。爾是個小斯，就出言唐突些，也不打緊。」黃聰領命。

次日絕早起來，假說入內討茶與相公吃，走至中堂。張老正起來，夫妻兩個坐在堂上，把招逢玉的事與娘子細細說知了，要打點出來與逢玉講，見黃聰走進來，張老道：「管家起得恁早？」黃聰道：「我家相公要盞茶吃，叫小的來取。」張老聞言，即喚女兒道：「爾去我書櫥裡，把那柳城茶撮一服來，叫丫環泡一盞出去，與黃相公吃。」

女兒取了茶出來，黃聰佯驚訝道：「此是姑娘了，好一個人才！面龐兒與我相公一般，不知曾吃人家檳榔否？若不曾吃時，與我相公匹配起來，佳人才子，豈不是天上有地上無的一對好夫妻麼！」張老大喜道：「管家爾也如此說！不知爾家相公曾受室否？」黃聰道：「我家相公有誓在先，不得絕色佳人誓不婚娶。家中雖有幾個世家大族，願與我相公結親的，相公探得他女兒平常，都不肯輕許。像有姑娘這般人物，怕不一說就成？」張老道：「我正有此意，煩管家轉達若何？」黃聰道：「待小的就去說來。」轉身便走出來了。

好一回兒，復進內堂來，張老連忙起身迎問道：「管家，相公意下何如？」黃聰道：「我相公聽見姑娘美麗，又承太公美意，著實羨慕歡喜。只是他想來有三件難處不敢從命，叫小的來辭謝。」張老道：「那三件呢？」黃聰道：「我相公說：一件，不得親命，不敢擅專；二件，旅途中，財禮不備；三件，娶了姑娘，攜回程鄉，怕太公捨不得他遠離。就婚府上，又怕我家太公怨望。有此難處，故不敢從命。」張老大笑道：「前兩件不打緊，有我作主。後一件，我已籌之熟矣，不須相公躊躇，待我與相公面說便了。」

遂起身出至堂中，請逢玉出來，施禮坐下道：「老夫生下二小兒，長志龍，自幼在廣西桂林府生理；次飛龍，從中離薛先生讀書於嶧山，俱不在家。家中惟老夫與荆妻龍氏、小女貴兒、婢僕數人而已，門無壯丁，族鮮庇連。近日磔頭諸賊，到處殘虐，而龍博、歸善為甚，苦苦戀桑梓，勢難瓦全。老夫久欲移徙別處，避其凶害，但苦不得一武陵源耳。今聞貴縣，乃聲明文物之區，程處士之遺風猶在，曾公芳之政化未泯，方之做處，真是個洞天福地。相公若不棄葑菲，願獻小女侍君箕帚，俟相公從化回來，即便舉家同相公東歸，不識相公肯俯就否？」

逢玉道：「但恐枳棘之林，非鸞鳳所棲耳！如果老先生不嫌鄙陋，晚生園林頗亦寬廣，盡可暫留車騎，晚生當得執鞭前驅。至於令愛一事，曉生二親未告，六禮未備，何敢遽望射屏？」張老道：「吾聞君子，宜配佳人，小女雖未敢擬河洲，而才情志節，頗異庸流，相公既遇，何妨經權互用？至於財禮，小女餘生實出君賜，決不敢受，但乞一信物足矣！」逢玉聞言道：「既承老先生如此過愛，晚生敢不敬遵？請上坐了，受逢玉一拜。」隨扯椅一張，放在中間，攜張老坐在上面，納頭便拜。

張老忙答以半禮，便子婿稱呼。拜畢，回至客房，取出母親寄與姑娘的織錦程繭手巾一條，雙手捧與張老道：「小婿客中別無異物，此巾係家母手織，寄與我姑娘的，借一條來奉岳父為聘物罷。」張老接來一看，內錦古松一株，下面坐著個汾陽雙壽圖。張老大喜道：「即此一巾，便是美兆了。」隨拿進與女兒收了，就向女兒頭上拔下一枝金釵來，付與逢玉收好。大排筵席，款待了兩三日。

逢玉告辭起程，張老執手道：「賢婿且再住幾時，老夫還有幾句話兒與賢婿說。」此一說有分教：

聲名才子文華遠，鬼蜮兇人怨恨深。

不知張太公說出是麼來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張竹園評曰：黃逢玉為上半主腦，張貴兒為下半主腦，此回預露其才，下文方有根底。然逢玉易寫，貴兒是守禮閨女，最難著墨。作者就張老口中，輕輕帶出才志二字，而貴兒全身已活跳紙上。